



徳 571.10
794.1
26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建文年譜卷四

草莽史臣東萊趙士喆纂修

男濤音註

庚子十八年

師四十四
歲為僧

春正月

草莽史臣曰癸未以來歲首必書 師所在此不

書者闕疑也戊戌三月 師自楚還黔今歲之秋

史仲彬來仍訪于浪穹故地歲之首月則未知其

在黔乎在浪穹乎故特書正月而闕其所在之地

名蓋疑則傳疑之義自是以後不復空書正月者

義見于此則可以類推矣公羊子曰其餘從同同
秋 師在浪穹史仲彬來省踰月辭歸

致身錄曰自南遊後嘗有以姦黨告者雖獲宥于
上官心嘗惴懼十餘年來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
得往且臨行時 師屬曰恐彼此俱累至是革除
之禁稍稍寬矣決中秋攜一介以往始至南康蔡
運家繼至襄陽廖平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
訪之俱已物故矣遂至雲南循白龍山菴故道了
不見所謂菴者山旁有一民居詢其老婦則曰向

上司官來已拆毀矣問僧徒則曰不知所之暗中
流淚曰彬不遠萬里來得一面 師死生瞑目否
則得一音耗歸家亦安凡值寺院靡不拜禱循游
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北忽一比邨指曰汝
尋師耶彬愕然比邨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
曰 文太師是也亟問何所曰在隨之去三日得
至 師所 師兀坐一室見之大喜菴在平陽前
後深林密樹不下數里爲浪穹所轄地先是楊應
能葉希賢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菴之東

卽埋之于是 師命舉所餽奠焉呼僮沽酒是夕
盡歡前此戚容愁氣殆消融盡矣唯言及楊葉則
嗟嘆久之留連彌月遣歸

艸莽史臣曰仲彬自丁亥來省距今已十有三年
徧訪故人半登鬼錄重尋舊跡頓化榛蕪反覆其
書亦可爲流涕矣賢能旣卒 師始納弟子彬所
遇比邨不解何人豈二子未卒之先原有緇流往
來門下因以識彬而彬不之憶耶彬自云以中秋
往程以爲七月來八月辭歸故書時而不書月示

闕疑之義云爾

冬十月 師登峨嵋程濟從

從亡隨筆曰十月 師與濟遊蜀登峨嵋山師吟
云登高不耐頻翹首時見雲從故國飛

辛丑 十九年 師四十五
歲爲僧

春正月 師在浪穹

附錄 是年四月周王請納三護衛從之先是護
衛軍丁俺三告王謀逆 上遣使召王出奏詞示
之王頓首服罪上弗問遣歸乃奏納其三護衛上

令量留儀仗親隨餘悉赴京

師復如蜀秋如粵遊于海南程濟從

注曰按從亡隨筆夏復如蜀則知 師冬春之際

必已還菴今夏至蜀遂自蜀東遊至兩廣也海南

卽今瓊州府山川奇秀古名人謫跡多存

冬 師還自海南始蓄髮爲道士

劉鍍永曰我 太祖天縱聖神自然得道于三教

之理一以貫之 建文帝好古崇儒雖披緇避難

而其學非一于禪注楞嚴學周易今者蓄髮又日

誦莊老太元其潛心三教亦可謂無遺矣往代帝

王大都懷貪嗔希福壽其于仙佛奚啻適粵而北

轅哉夫人主不必好仙佛果其好之必如我 太

祖之不畱名相不墮空虛者乃爲最上否則如

建文之絕世離塵實爲僧道而後庶幾于萬一也

嗚呼難言也

壬寅 二十年 師四十六 歲爲道士

春命智空主鶴慶山中靜室 師別居于淥泉

注曰師與二弟子別居爲畜髮故也丁未復移居

鶴慶命智空還主浪穹居于淥泉蓋五年矣

癸卯二十一年

師四十七歲爲道士

春正月 師在淥泉

三月 師遊于楚登章臺山程濟從

從亡隨筆曰癸卯三月 師遊楚登章臺山 師

吟詩云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

蜀獻王薨

草莽史臣曰何以書賢也何賢乎獻王好學而謹禮也王爲 太祖所鍾愛嘗呼之爲蜀秀才其恩

禮異於諸子使齊代湘岷咸能如蜀奚至起削奪之釁爲靖難之師口實哉噫

夏六月 師至漢陽

從亡隨筆曰 師遊漢陽登晴川樓 師吟詩云

江波猶湧憾林靄欲翻愁

附錄 是年夏 上多疾不視朝中外事悉啟

皇太子處分欽天監官王時成與趙府護衛指揮孟賢者相善私謂賢云不久有易主之變遂結羽林衛官軍內連近侍欲進毒于 上作遺詔傳位

趙王有王瑜者發其謀 上大驚捕得其賊親鞠
之見所作偽詔 上震怒欲併罪趙王 皇太子
力救之乃解賢等伏誅

秋七月 師至大別

從亡隨筆曰七月 師與濟遊大別山遂留居之
是月 駕駐宣府侍郎胡濙巡行天下歸復命

先是遣胡濙巡行天下物色 建文十有餘年始
歸闕自給事中擢禮部侍郎復遣至滇南者數歲
至是自均襄還朝時 上在宣府濙馳謁行宮

上已就寢聞之披衣起見濙勞苦問狀濙頓首對
曰不足憂也 上疑乃釋濙歷事六朝至天順初
卒年八十九謚忠安

李贄曰胡忠安之忠大矣永樂在位二十一年猶
未放心於 建文而所托心腹之臣唯忠安一人
孰知忠安一日在湖襄則 建文一日得安于滇
粵諸寺耶留一 建文無損於事而足以完君臣
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 文皇直言無足慮而已
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 文皇者哉

甲辰二十二年

師四十八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大別三月東行訪諸弟子程濟從

夏四月 車駕北征阿魯台遁走秋七月崩于榆木

川

皇太子即位大赦天下

上自甲午親征破胡于漠北壬寅春北征九月還

是冬阿魯台弑君自立癸卯秋 駕復北征十一

月還所俘獲不可勝數是歲北征虜遁走六月師

至納木河隻影不見乃班師七月駕次翠微岡

上諭楊榮等欲傳位太子榮等對曰 東宮孝友

天下所屬心也是月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庚

寅次榆木川疾大漸辛卯 上崩八月 梓宮至

京師 皇太子即位

高岱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

其勞費然迄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

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者不淺也 成祖在當

時豈不知做中國之力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

耳嘗見漢高帝不戰定天下晚年至數十萬眾困

于白登尉佗之霸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北
清沙漠南定交趾威德所加豈不過漢高遠哉
朱國禎方祠記曰文皇帝以必殺之心脅之以
必留之勢先生卽欲自死快死亦安可得是八百
七十三人者斷支交首於前愈殺愈勁愈殺
如隕山之丸勢不中止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
者浩然死死者憤然桀然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
窮則悔悔則思宣不怛焉若喪曰奈何一家事累
若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孝陵又
轉而東又四顧天下之踏踏蠢蠢敢怒而不敢書
敢書而不敢出者終無以自釋于天下于是修文
競武滅虜遷都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殉榆川之
役曰吾本無利于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蓋二百
年來恬熙無事則文皇帝之功而諸死節者憤
激之力也

宣王權遣使上書

初太祖稱諸子之材嘗以爲宣王善謀燕王
善戰宣王所封國在大寧都司卽古開平地連巨

宣遼俯瞰北平之背靖難兵起 成祖慮其爲後患乃以計間其守將出其不意間道襲之遂入大寧見寧王相抱而哭自訴困窮寧王許草表求解已而燕兵盡入遂攜寧王及其世子宮眷盡還北平而棄大寧于朶顏等虜 成祖踐阼改封南昌寧王因常懷怏怏至是上書言南昌非所本封地詞頗憤激 上優詔答之

九月史仲彬來省遇諸塗

致身錄曰甲辰秋彬往雲南八月十三日自家起行九月二十二日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主人云內有兩道士可與俱彬入見一道軒軒榻上視之師也伺其覺 師喜曰來此何爲曰來訪 師彬曰 師欲何往曰訪汝等言及榆木川皆色喜彬問道路起居狀曰近來強飯精爽異常明日卽偕下江南

草莽史臣曰致身錄不朽之書然中可商者二癸未以來不書正朔及此條所記是也 成祖以高皇肖子克長克君諸臣爲故主亡則亡之而不

必視如敵國卽有悃憤亦不可以筆之書故臨終
戒子勿以示人倘念及于此乎夫出險之初不無
悲喜亦人世之恆情若 成祖身殉天下以謝諸
臣則國楨之論脩矣

冬 師至吳江

致身錄曰以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
酒肴于重慶堂 師位上程濟東列彬西列有從
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
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及答卽起趨出招

彬曰此 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曾于東
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是吾無死所矣活命恩
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弘卽稽首堂下泣涕問向
來狀 師曰虧者幾個從亡底人給我衣食周旋
夷險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徐曰
想今可老終矣弘曰師今欲何之曰欲遊天台諸
勝弘曰吾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 師行戒彬
曰有叔在爾勿徃也

十一月朔宥 建文諸臣族屬歸鄉仍給還田產

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札付禮部尙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充軍者亦宥自是以來齊黃之後始稍稍出天下乃敢稱諸死者爲忠義云

陳建曰初治姦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還鄉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聞宥乃復姓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故齊黃裔猶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考矣

附錄 魏澤爲海寧典史當逮捕孝孺時藏其幼子德宗方九歲台人余學夔攜之匿海島中數年孝孺門人俞允方者收以爲子後爲南昌司訓乃復姓謝文肅詩所云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是也湯顯祖題瑩台云方家女種落教坊每踏青雨花台上則望而悲之曰此我祖翰林公墓也樹雙梅爲之記因地入梅都尉家而醅絕予嘗爲封植其墓

有田春秋祀之儀郎李三才脫其女籍嫁商人詩
曰碧血誰將雙樹栽爲塋相近雨花台心知不是
琵琶女寒食年年掛紙來

是月 師遊于杭遂自宣波渡海程濟從

從亡隨筆曰十月至彬家信宿彬族人史弘送至
杭十一月 師與濟至宣波渡海

致身錄曰弘從之去期明年三月復來擬往祥符
貴池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升遐之問 師顧曰
吾心放下矣今後兩可往來想關津不若昔之有
意吾也且喜且悲止程濟從彬等觀渡而返

注曰自宣波渡海適潮音洞也所云觀渡而返者
正史弘送至杭之時據彬所記似辰巳之歲再至
吳江者殊不可解或二去字下字爲期字之誤其
偶有升遐之問乃傳聞而非實事耶抵彬家或十
一月或十月此等小差不足深辨往祥符貴池廷
宰以爲訪王良及金焦理或然也
故大理少卿胡閏之處子歸于鄱陽

閏字友松鄱陽人博學修行 高皇帝征陳友諒

至吳芮祠見壁間題竹詩云幽人無俗懷寫出蒼
龍骨風雨九年來飛騰作靈物問知閨作立召見
置之帳前以爲都督府經歷建文初 右補闕遷
大理少卿壬午七月以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論
死親黨戍邊女郡奴方四歲閨被刑時自其母懷
中墜地一卒提去付功臣家功臣家以付爨下婢
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哭及覺則抱一猫臥稍
長知大義髮寸餘卽自截去功臣家不以人畜之
至是還鄉年二十餘猶處子自矢不嫁鄉人高其

義饋以錢布所受僅免死年五十餘卒私謚曰忠
貞姑初胡氏家城西隅抄提後一路無人每夜
雨時見光怪有一猿哀鳴徹曉萬歷中御史屠叔
方請釋閨戚黨戍籍有 旨放還鄱陽令揭榜邑
門忽爲旋風攝入雲際若素鸞翔舞久之乃下聞
抄閨時如鄒瑾魏冕高翔等大抵皆名族瓜蔓抄
鄒氏男婦死者四百四十八人皆陳瑛所奏請也
錢士升贊曰胡三十姓鄒四百人翔冕繼之同茲
慘刑抄名瓜蔓禍極里傾哀猿夜泣颺詔騰雲猿

孰泣之毒哉賊瑛詔孰颺之昭我 聖明

草莽史臣曰 仁宗肆赦罪臣妻息歸其鄉里者多矣胡氏女何以特書爲其處子也全節而歸以禮適人未爲不可終于處子則節更奇矣吾讀表忠記至雨花望墓掛紙踏歌卷書蹙額而不忍觀至忠貞貞姑則擊節吟哦逢人宣說不能秘特書于冊愧世之鬚眉而婦女者焉

乙巳 洪熙元年

師四十九歲爲道士

春正月壬申朔 師謁大士潮音洞

從亡隨筆曰正月朔謁大士于潮音洞 師作大士頌云以音觀音音何所起以觀觀觀妙明無迹 劉鍍永曰詳此四語必大士頌之發端也其全篇惜不可觀表兄趙子旣作年譜乃擬作一頌其辭云以音觀音音何所起以觀觀觀妙明無迹音本無音非喧非寂觀外有觀寃親以例嗟我少年識神爲祟顛倒癡嗔自云智慧如吐墨魚患生所備如作繭蠶繭成速斃幸脫鑊湯且悲且悻苦海茫茫浩無邊際稽首大悲五體投地願拔我迷出人

間世予愛其痛切淋漓形神酷肖至觀外有觀則
幾于見道矣向旣梓諸大悲經讚頌之末以廣其
傳復勸趙兄以此頌並擬作諸詩附年譜各條之
下俾後之騷人墨客把玩咏歌想見當年之情事
將忠義之懷勃然奮發而不可禁不第風流之相
賞也

夏四月漢王高煦子瞻圻有罪置之鳳陽

初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惡 文皇曰爾父子
何忍也及北征晏駕瞻圻在京凡事遣人馳報其

父至是高煦悉上瞻圻覘報朝中事 上召瞻圻
示之曰汝父子兄弟間乃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
之鳳陽守 皇陵

五月 師自閩如粵遂還山

附錄 是月十二日 仁宗皇帝崩時 宣宗居
守南京聞訃北上六月至京師十二日卽位

冬十二月 師命濟出丐

注曰命濟出丐資糧罄故也 師自癸卯三月遊
于楚甲辰十月至吳江遂至宣波乙巳如閩遂如

粵則故山之荒廢多矣是時空智居鶴慶 師所
居必淥泉云

丙午宣德元年 師五十歲
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淥泉

漢王高煦反 車駕親征執以歸誅之

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會 仁宗崩謀益決

移檄遠近以姦邪亂政為辭 上夜召輔臣入議

楊榮首勸親征夏原吉日臣昨見命將其色變退

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然其策即

日戒嚴 車駕發京師出其不意圍其城高煦大

驚計不知所出乃就縛或勸 上移兵襲趙 上

以問士奇士奇不可上亦悟遣使諭趙趙王喜曰

吾生矣陳建曰楊夏二公此舉鑒 建文之失也

時事起倉卒人心洶洶使 宣廟稍涉猶豫不親

征而命將天下事去矣奮策決機風馳電擊使羣

兇瓦解曾不崇朝克清巨憝茲非民社之大幸與

三月命程濟往河南夏六月濟歸復命

從亡隨筆曰丙午三月命濟往河南視王資金焦
六月濟還知資焦已故

表忠記曰王資杞縣人以指揮防淮北有功壬午
六月與出亡之約易服爲道自號爲玉華山樵有
贈王姓宗兄詩一篇其詞云 七年艱難走閩越
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憐衣
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
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
士出迎嘗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媿知

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徃徃于其間爲君寫此
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資居浙數年後北歸鄉
里與侍中金焦俱死于祥符

草莽史臣曰予以崇禎十有七年秋七月偕錢生
兄弟避地宣海之松椒從弟壬午孝廉名士完以
是冬南渡越歲有招予歸者予不肯或譏予于故
土無情予泣然曰故 君何在而思故土乎憶歲
除嘗作詩云從來除夕不曾愁此日逋臣暗淚流
思漢祇知遵伏臘在陳誰解續春秋雁行聲氣人

建文年譜 卷四
千里蝸角功名海一漚擊楫采薇俱自靖教兒深
恐負貽謀又步阿含韻有云 先帝曾無十八春
深山尙有本朝人登萊咫尺難回首想像金陵氣
色新蓋予所神遊者不在故山而在江表恨不見
幾扁舟一棹不覺讀玉華之咏而流涕也

秋八月 師親祭從亡諸臣

注曰資焦卒故也按諸臣之死其可知者梁良玉
馮灌黃直吳成學郭節蔡運及賢能資焦皆應與
祭 廖平雖死 師尙未聞若鄭洽之死于公安

牛景先劉仲死于浙趙天泰死于莊浪亦未必得
聞也

是歲故太子文奎娶妻廖氏

草莽史臣曰廖氏者平之妹也然則何以知其婚
按從亡隨筆戊申歲暮遇廖年于漢中知奎妻平
妹已三歲則知是歲已成婚也二王蚤殞文奎在
錮皆無嗣奎婚于廖不知其有出與無 師命之
易姓歷年久遠化爲編氓則 懿文一脈終不可
得而明矣悲夫

丁未二年

師五十一歲復爲僧

春二月

師移居鶴慶命空智還主浪穹

三月故翰林侍讀學士吳江史仲彬卒于縣獄

史晟跋致身錄曰此先君事 主之顛末也先君

性忠孝一飯不敢忘 君從亡一節爲仇家所訟

者凡十有七竟以此死先君終不爲悔死之前三

日不肖往獄中先君云吾死矣卽不望若遠行

師來時得謹事衣食周給吾瞑目也致身錄十八

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概然勿示他人戒子若孫毋

輕示人雖今 皇帝寬仁長厚此節事自不可知

慮有赤族之禍子孫言及此者以不孝論時宣德

二年丁未三月初七日也閱三日先君竟死明年

不孝訟寃于按臺

王廷宰曰 文皇戮諸死事頗衆然猶曰彼食其

祿自盡其心尋 詔弛諸臣禁令逮 昭皇 章

皇時網益踈濶矣而史君猶坐從亡爲怨家所持

卒以瘐死彼何人斯不能奉行德意令忠臣飲恨

于徃狂可怪也史君且死猶授書其子拳拳焉以

故主爲托悲夫

草莽史臣曰仲彬其可謂忠臣矣當日諸臣侍從周旋者以濟爲首能賢雪菴等次之往來奔走者以彬爲首景先灌直等次之才有短長力有厚薄其心罔或殊焉諸臣之死不書其鄉彬獨書鄉者以卒于縣獄故也以盡忠死獄特書于冊榮之也與魏國公卒于獄同

夏四月 師復祝髮秋八月如蜀程濟從

從亡隨筆曰丁未四月 師復祝髮八月滇寇亂

師與濟如蜀

冬 師至永慶寺

從亡隨筆曰冬至蜀宿永慶寺 師吟詩云錫杖南遊歲月深山雲水竹傍閒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色相侵

是年清溪民立故侍中黃觀廟並妻女祠之

趙用賢祠記略云觀之死其妻女應配象奴夫人祥出金釧令奴市酒夫人手挽二女赴清淮橋死是後居民時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女郎立溪

畔心知其爲公也宣德二年土人始就其地構廟
爲三楹旁列二夾室其前逼衢道又屬時禁未解
故隘其闕而置土穀神像以蔽之予爲宗伯過清
溪謁公廟顧瞻遺像爲之歔歔泣下因捐俸資拓
其門而顏之曰清溪忠節祠

表忠記曰夫人投水時嘔血于石中成小影陰雨
則見相傳爲觀世音像有僧昇置菴中夫人見夢
曰我翁夫人也因沃以水悲悽之容恍然側立京
向髣髴髮鬟人咸異之少司空徐良彥移置侍中

祠顏其上曰翁夫人血影石太學生許重熙爲之
銘曰湯湯淮水炳炳梁石爰滯貞魂乃昭靈跡金
光隱見玉顏映覲寃並飛青怪疑藏碧昭哉侍中
有赫淑媛命際蛇窮時逢龍戰神逐魂浮光垂唾
見年歲可遷精英不變儼然慈相悅同梵侶鬱影
沈雲幽香陰雨蓬鬢悽容嚴凝粹宇僕固畱痕明
月印礎靈修容與峨峨淒淒孝娥聖母驂螭駕霓
飭我巾幘嗤彼鬚眉貞砥不毀千載傳彝

戊申

三年

師五十二
歲爲僧

春 師在蜀聞史仲彬卒遙祭之

注曰此按從亡隨筆之文也 師聞彬訃必有亡
臣往來于吳楚者以此知癸未以還諸臣來省隨
筆所記原未能全如宋和鄭洽趙天泰王之臣等
未可謂無一至也

秋 師遊黃牛磯

從亡隨筆曰戊申秋濟從 師遊至黃牛磯 師
咏詩云嶺猿夜泣湍波激樹上霜紅含淚色雲愁
烟慘雨冥冥野老吞聲談故國

朱山樵曰予讀 建文諸詩未嘗不爲之流涕又
未嘗不爲之擊節也其古奧沉雄逼真漢魏者四
言感慨詩第一淋漓跌蕩則黃冠夜泣詩次之此
雖短章而險勁峭急彷彿乎李賀孟郊之間矣單
句之妙如江波猶湧憾林靄欲翻愁黃花滿地帶
霜開時見雲從故國飛在唐人集中亦屬佳境若
世所傳貴竹長官司二首則太露太膚近于擬作
雖未敢遽定其真贗然較之從亡所記自爾不同
予嘗言帝王詩與仙釋決非文士所能作以此觀

之詎不信夫

冬十月 師北遊至于漢中程濟從

從亡隨筆曰十月北遊漢中遇廖平之弟年知平已死會稽奎妻平妹三歲矣

表忠記云廖平襄陽人建文初爲兵部侍郎壬午六月挾太子出亡有程嬰之俠 建文君嘗至其家平棄產全家徙蜀而身流寓于會稽以賣薪自給甲申九月遇君于耶溪因自號爲耶溪樵每作詩畫于沙上尋自亂之一日爲人所窺從後抱持

乃得其一首云夢入鷓班蒞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百年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胸中一點真平竟死于會稽錢士升合雪菴和尚爲之贊

贊曰耶溪曲松栢灘沙湛湛水潺潺趙客俠楚騷酣生若寄死何慙越山險蜀道難兩相視無一言

巳酉 四年 師五十三 歲復蓄髮

春 師南還

夏四月宣王權復遣使上書

權以徙封心常怏怏至是上書與三司爭禮詞頗憤又請于境內選良家女以備後宮上優詔答之稱以叔祖不許選女而賜以宮女八十餘人其後裔宸濠正德中反王守仁討平之國除

六月 師至于鶴慶

從亡隨筆曰己酉五月還浪穹菴已焚毀六月至鶴慶山中

秋九月 師復蓄髮爲道士

王廷宰曰焚宮時楊葉隨君祝髮程濟爲道人丁亥彬入蜀遇比邨程濟是濟亦祝髮矣甲辰彬入楚逆旅人曰內有二道則師與濟又爲道士甲寅師至彬家其僕曰前道士在門逮岑瑛所遇又爲比邨或黃或緇如神龍見首而不見尾此澗和輩日張豫且之網而終無魚服之困也

庚戌五年 師五十四歲爲道士

春正月 師在鶴慶

秋新建菴成

從亡隨筆曰庚戌四月 師欲廣其菴命濟空出

募七月室成 師顏之曰潛志軒

辛亥六年 師五十五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北遊二月至于陝西程濟從

夏五月 師至延安

注曰延安在陝之西北境去滇絕遠 師遊至此

必訪平家及故太子也太子爾時年三十六矣

秋九月在夔絕糧

從亡隨筆曰七月返至蜀九月至夔州絕糧時有

二黃冠給之

冬十二月 師如楚

壬子七年 師五十六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公安

從亡隨筆曰壬子正月 師入楚至公安夜宿蕭

寺有二道士同宿不相識夜聞泣聲既去覩遺紙

知為中書舍人郭良梁中節 師作蕭寺黃冠夜

涕詩詩云壬子春正十三日寺遇黃冠不相識結

蒲拄杖坐西偏低頭不語意自閒無何一人復冠

籜髮黃面縐多愁顏拊掌遽驚還嘆息夜分但聞
聲唧唧似懷萬斛愁難傾哀猿夜叫寒鴉泣予腸
縈結詎堪言布衾濕透皆淚痕晨興往探訊其苦
兩公踪跡雲無根空餘斷蟬字數個依稀是我從
亡臣我欲把毫寫胸臆淚凍筆花寫不得

滿之章曰予讀忠賢奇秘錄二子贊云駕言行道
笑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嘗惜其贊揚未盡
此詩則酣暢淋漓而無復遺憾矣是時大學士黃
淮蒙 宣宗御製餞詩與此詩可稱並美但淮之

首先歸附與解胡等君臣大義宸藻煌煌淮讀之
能無愧乎吾以爲黃氏之榮不如二子之榮光且
遠也

附錄 是年十二月黃淮以服闋來朝 宣宗畱
之主會試事畢告歸 上餞之內苑賜以詩云天
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奎
壁近侍九重天咫尺 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
首陳嘉謨 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盡羣彥
朕承大寶君萬方將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意任

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載星霜今復見雙鬢蕭
蕭秋滿面朝旭光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
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
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鸕鷀弄晴沙紫霧紅雲
拂瓊島芳肴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
大義士所重心雖庭闕身江湖雁宕峯高青不極
中有謝公舊游跡采芝劔苓可長年常在天南憶
天北淮旣歸家刻詩于石作奎文亭以覆之

夏五月 師至武昌

從亡隨筆曰 師至武昌登黃鶴樓仙棗亭詩有
何年化鶴歸之句

草莽史臣曰予向讀重耳未還之句已擬作五言
古二首今觀何年化鶴歸之句亦似結語然未嘗
不可作起語也後擬作五言二律其一曰登樓聊
一眺徙倚欲霑衣帆指孤烟遠山啣落炤微繁花
隨水適幻影逐蓬飛東望長安道何年化鶴歸其
二曰何年化鶴歸城郭是耶非鍾山如在眼魂識
每瞻依瓢笠殘生苦車書故國稀誰憐江漢客淚

盡忝離離凡京師俱可稱長安自楚視吳則為東望時已定鼎于燕故謂金陵為故國云

秋八月 師舟自九江東下九月至浙遊吳山

注曰師以甲申至浙遊杭州二十三日甲辰冬復遊于杭至是凡三至杭矣王廷宰云杭之爭慈寺西房有僧像不去鬚頂上五岳骨隱隱隆起相傳為建文遺像新都畢懋康亦云然 師初至為比邱次至三至皆道士則遺像應在甲申世傳建文匿本寺依聯師所又或相傳 師鬚不可剃

剃則刀捲其口亦齊東語也

冬十月 師至天台

從亡隨筆曰十一月 師遊天台山至赤城觀遂

畱居之

癸八年 師五十七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天台

草莽史臣曰 師自逃禪大抵以滇南為堂奧以黔蜀為門庭以江浙荆襄為郊郭杖履所經東南則極于瓊崖西南則至于夷甸前年之夏北抵延

安省會十三遊其八九所未到者山之東西及河之南北耳是冬有詔關津凡遇削髮之人踪跡可疑者捕送原籍論如律而師方高臥名山與黃冠伍自爲謀乎濟之教乎噫神矣

甲寅九年

師五十八歲爲道士

春正月 師在天台

夏 師與程濟適吳江訪史仲彬之子晟

史晟跋致身錄曰不肖訟冤于按臺置仇于死但先君所不忘于 師者自後絕無音耗至九年甲

寅五月兒婦患產凡四日家人惶惑無措適老僕密言前道士在外晟急迎之入方稽首于地而耳間微聞已產男矣 師悲先君之亡旋喜產男之慶命名曰文隨轉語曰我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適一宋史在案命名曰鑑 師精于錄命詳鑑子平曰是兒當貴晟曰不求貴得識字成家足矣 師曰卽不貴當以文名世畱五日晟具衣十件並行糧爲會稽之遊程濟從迄今又十一年不知所之時正統戊午五月望識

注曰甲寅至戊午止閱五歲其曰又十一年者係抄傳翻刻之譌宜改而不改蓋亦春秋仍紀子伯之義也謹按戊午師在雲南復爲僧是年冬始適廣右而晟不知歸闕之事晟當日想有傳聞使跋致身錄于庚申之後則吳亮行祥之事當必有所識矣

焦竑致身錄序曰往歲戊辰予同二三友人薄遊茅山會淫雨連旬兀坐一室老道以所藏雜文供繙閱竟日無可意者最後得史翰林致身錄讀而拊掌曰革除多疑事讀史者深不快之悲得此足發覆矣詢其得之由則成弘間史之裔孫嘗攜以遊道士窺而竊之者也袖之歸尋亦失去今閱五十餘年於敝篋中得之完好如故因嘆革除最饒節義而史未有聞讀茲錄而夷險不二建文君卒有賴焉不啻諸俠烈士矣然史之子孫失之于前予亦失之于後革除之多疑義若有闕而惜之者然今幸聖天子已從昭雪不諱之世可不梓之以傳萬歷己未秋日謹書

王廷宰致身錄纂注跋曰友人屠庚肫之先御史
冲楊公刻 建文朝野彙編意在傳疑迄無刪定
庚肫嘗欲與宰刪其複者而未果會宰得致身錄
抄本卽語庚肫當以是爲正因示以纂注庚肫首
肯之然未敢出也而譚梁生得是書于史之後亦
元遂刻行之史自有刻陳眉公嘗爲之序梁生以
宰注爲可傳勸宰刻行因記其顛末如此時崇禎
庚午八月望前一日廷宰識

注曰茅山道士雖竊此書史氏應自有藏本焦雖
刻行而世人多未見觀廷宰之跋可知弇州藝苑
卮言載史明古佳句數聯而未見全帙明詩選載
史鑑歌行一首名下注云字明古號西村吳江人
蓋晟之孫 建文帝決其以文名世者亦元又明
古之裔也明古詩附錄于左以見一斑

附錄 史鑑秦淮歌曰停君金叵羅聽我秦淮歌
長江西來幾千里沿河直入臺城裏浮青蕩綠南
北流至今猶號秦淮水秦淮之水能容舟秦淮之
上花滿樓美人捲簾垂玉鈎太白仙人清夜遊酒

酣乘月往石頭棹歌渡淮水倒披紫綺裘英風撼
山岳豪氣溢九州邇來四千四百九十五甲子無
人繼此移山倒海之風流水光依然月如故斷雲
零落令人愁豈無清歌與美酒與子碌碌誠堪羞
我歌秦淮歌送君秦淮去城西酒樓在何處主人
今非舊孫楚且須痛飲歌達曙達曙歌醉方寢笑
壓吳姬服為枕滿身模糊覆宮錦明年我亦汎秦
淮手解金龜就君飲

師遊于會稽秋八月還至夔州遂南下

冬十月 師還鶴慶之新菴

注曰 師自辛亥正月北遊遂至陝秋還蜀楚壬
子癸丑居赤城觀今歸自吳江首尾四年所行蓋
數千里矣

乙卯十年 師五十九
歲為道士

春正月 師在新菴

附錄 是年正月 宣宗皇帝崩 太后以太

子幼欲立襄王大臣不可乃立 英宗是年九歲

三月 師適廣西程濟從

秋七月 師至桂林遇何洲于卜肆勸 師歸

忠賢奇秘錄曰何洲海州人不知任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期許靖難後遂相與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王詔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鵠

表忠記曰周恕何洲海州人同爲太監 建文初燕世子來朝恕請留之黃子澄不可靖難兵起君嘆曰悔不用恕言壬午夏 建文出亡恕與

洲追侍命散去各變姓名走恕病死湘湖蕭寺洲嘗與史仲彬省謁雲南後賣卜桂林市遇濟引見君因勸東歸是冬洲卒年七十餘

錢士升曰按吾學編云靖難兵起三年間惟得永保河三郡其餘州縣兵過皆爲 朝廷守有內臣某密使人言于 燕王勿攻城略地直擣京師約內應而 朝廷不之知也及天下大定諸有謀者皆出爲邊藩鎮守典兵事考王鉞何洲周恕等乃心 建文君如此嗚呼安危之際豈不以人哉

冬十二月何洲卒

草莽史臣日程氏之書未行于世何洲姓名已見于轉輪藏頂而不知其爲內臣癸未以來書卒于譜者九人而洲最後當是時患難之臣凋零殆盡茫茫宇宙唯濟與洲耳洲勸師歸必當有說惜乎其語之不傳特錄其終賢之也不書內臣略之也何以略之不敢夷洲于其類也

丙辰 正統元年

師六十歲爲道士

春正月 師在廣西

秋 師還鶴慶八月仍卜築浪穹

注曰 師自辛卯至丁酉居浪穹者七年自是出遊者累歲至是復居居二年適粵遂北歸前後三次書在浪穹者九其在楚在蜀在廣西在善慶里白龍山淥泉鶴慶各一再書

丁巳二年

師六十一歲復爲僧

春正月 師在浪穹二月復祝髮爲僧

從亡隨筆曰丁巳二月 師復祝髮欲東歸命濟筮之得兌之歸妹曰此女子之祥男子則否

三月 師北遊至于漢中夏 師南還蜀程濟從

從亡隨筆曰三月從 師入漢中五月從 師還

蜀登峨嵋

冬十一月 師還菴

戊午三年 師六十二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浪穹

冬麓川蠻叛寇雲南

注曰麓川蠻思任發也陷沿邊州縣勢甚猖獗累年弗靖後尙書王驥帥大軍連戰破之驥以功封

靖遠伯

應智遁 師去雲南如廣西程濟從

草莽史臣曰應智者 師弟子也不書弟子貶之

也書去雲南者蓋自是不復還也 師自聞何洲

之語歸骨思深又兼聞麓川寇警雖微智遁亦必

東歸智事 師二十餘年卒不克終不惟應賢應

能恥與為伍即慧空輩亦恥與伍矣

己未四年 師六十三歲為僧

春正月 師在廣西濟勸 師還雲南不果

表忠記曰 師自復祝髮以來日夜思東歸不置
會應智逃遂入廣西至是濟勸 師還滇復命筮
之得觀之否濟曰此所謂利用賓于王也不宜變
否中互艮巽艮止而巽入又艮爲寺人當遇此兆
遂弗果還

滿之章曰濟之數可謂神矣當是時恕洲皆死所
謂寺人其吳亮之應耶濟與洲爲 師謀各有所
見濟惟恃卜以決疑雖然以卦德言之旣入而止
利用賓王亦未爲不吉也 師至是可以歸矣

夏五月世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卒

草莽史臣曰黔國公卒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晟以
不忘故主也晟父哭 懿文而殞海內所知故
師欲依晟彬不可丙戌之夏 師之第中畱旬日
視融之匿儉其利害相千萬矣吾嘗論 建文之
臣世濟其忠者魏國公第一子欽次之彬子晟次
之黔國公晟晟弟駙馬昕次之

庚申五年

師六十四歲
號爲老佛終

春正月 師在廣西

表忠記云 師在廣西決意歸復命濟筮之得兌之歸妹濟拊几曰大凶歸妹者卦之盡也 師今年六十有四春季木將盡夏則火旺子生母死且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克之至夏其危乎 師弗聽注曰此二條出表忠記之從亡傳必程氏所記而錢所刪取者然未必全書不敢遽定仍目之以表忠云

夏五月 師東歸秋八月至于南京程濟從

從亡隨筆曰庚午夏 師題詩寺壁有僧冒之自詭爲帝五月廣西藩司以事聞詔執入京同寓寺者皆逮 師與焉八月至南京濟從

按續藏書及致身錄注濟多異術尤精于遁甲與同邑高翔相友善而好尚不同翔爲御史金川門破時招濟同死難濟曰子願爲忠臣我願爲智士遂以出亡之策進 建文危險中多賴其力以免正統出隨 建文帝至南京時年已七十餘南京父老猶有識者指之曰此程翰林也 李贄曰高翔欲死忠固也若程濟者以其身從

君逃難至數十載其忘身忘家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目以爲不同乎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皆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逍遙物外送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其心之忠慮之遠所全之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者心最忠而世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者云

九月 師至京師 詔迎 師入居西內

從亡隨筆曰九月至京御史鞠僧年不合僧名揚

行祥均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同房十人各戍邊 師不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中宮舊侍者吳亮診視 師語疇昔事數條亮大慟不能語 密反奏 詔迎 師入大內稱老佛云濟聞而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遂還滇焚菴散徒平葉楊二塚紀其始末以付了空

錢士升曰 建文出亡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載其事當是時禁網雖寬散軼尙隱故所序述猶在疑信之間至史仲彬致身錄劉琳拊膝錄程濟

從亡隨筆出而其事大顯乃張朝瑞忠節錄疑吳亮事爲附會謂是時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僅一吳太監識之且建文僧臘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肯出紛紛之說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予竊謂正統初年主少國疑東西楊方輔政豈有請識故君之禮楊行祥原係僞僧白其僞者于法司而徵其真者于大內此正老臣苦心妙用若謂僧臘已深當滅跡老則隨筆中已具言之蓋洪熙寬大之後禁網漸弛耳建文衰颯之餘首邱忽動故一聞何洲之言歸心遂不可遏耳

詔陞廣西思恩州爲府以土官岑瑛知府事

皇明通紀曰以其獲異僧故也先是建文帝旣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走出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邈邈爲名遍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甚衆恐事泄復遁往南甯陳步江一

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爲建文皇帝自滇歷聞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途中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曾經侍膳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卽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于地汝伏地舐食之何謂不是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入西內後莫究所終

王廷宰曰薛方山憲章錄云土官岑瑛遇老僧于道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名吾有所托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史言正統五年有僧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上命錮之錦衣獄而死史乘

考誤以史爲據言憲章錄借此而附會前說觀此書則考誤誤矣

趙士完曰伯兄之爲是譜也始于辛巳之夏迄于癸未之冬所閱書凡十餘種攷核折衷亦可謂無遺力矣予蓋嘗反覆讀之以爲通紀所載及憲章錄與從亡隨筆可互相發明第爲橫州十五載其徒歸之甚衆者似不可信果爾則不免爲人識矣或言鄞人黃潤者督學廣右親見建文帝跌坐藩室長身巨鼻聲若洪鐘未知然否若世俗訛傳

有爲宣德中歸者有謂歸時年八旬者有謂至京寓大隆興寺衆稱活佛士女拜禮無虛日者有謂供狀自稱年老耳聾者屠氏彙編皆載其說而不能刪此譜一出紛紛之說將不攻而自熄矣凡例所云掃詞林之粉飾破草野之風聞者詎不信矣草莽史臣曰萬歷癸卯甲辰閒予曾聞家長兄譚建文歸闕有內臣狗餽炙鵝之事又頌其流落江湖之咏蓋伯祖中丞公所口授也予時總角聞此詩已能嘿識後十餘載旁涉羣書乃又見讀罷

楞嚴之作卽鄭端簡吾學編載黔中題壁之詩也
或者疑其爲贗鼎予謂眞贗固未敢遽定然鳳輦
龍袍亦傷于太露矣年譜旣成不揆狂瞽步韻二
首敬錄左方以俟後之君子次篇結語有掃除恩
冤超脫生死之意庶不負 師三十九年之苦行
耳嘗以語阿含和尚和尚亦頗以爲然

附錄 和題壁詩云吟詩不用苦推敲長醉松間
月一瓢四海有心同憤懣隻身無累目逍遙交情
生死延陵劍世態炎涼范叔袍睡起夢魂頻想像

大槐安國是前朝和歸闕詩云憶昔金華討論秋
羣英濟濟侍螭頭虛心欲效唐虞治失計翻成赧
獻流燕子高飛天數定龍孫遠遁鬼神愁芒屨蹋
破三千界歸去來兮正好休

師是歲終

按通紀等書 建文之歸朝廷旣審知非妄迎入
禁中目爲老佛未幾而逝葬于西山不封不樹號
曰天下大法師之墓時太子文奎年四十五不知
所在建庶人文奎年四十禁錮中都後九年而有

土木之變 英宗陷虜甚悔 師沒無所加禮嘗
以語侍衛袁彬故復辟之年卽釋建庶人聽其自
便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請復尊號以元順帝
及 景皇爲比疏上不報 神宗踐阼卽有詔褒
表忠魂命所在立祠後以楊天民言復 建文年
號致身錄及從亡隨筆始出行于世焉
草莽史臣曰始終大事不書其時月何居不得其
時月也不書葬其葬之不成禮也終者以考命終
也曰是歲者言不出乎歸之歲也 師終是歲濟
則莫知其所終嗚呼濟其天下之異人歟

建文年譜卷四終

附年譜後事

正統七年冬十月大學士楊士奇請修 建文實錄
不果時 太皇太后疾大漸召內閣大臣至榻前
問朝廷尙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事
其一 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
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非關國事者乞
弛其禁 太后曰日歷旣已革除豈可復用士奇
曰日歷行于一時國史垂于萬世 太后嘿然士

奇等叩頭稱受 顧命而出

草莽史臣曰楊文貞之言可謂正矣或者多疑其非實謂文貞果有此見自宜早陳何必待 太后彌留之際不知夫 英宗冲幼大事非 太后不行士奇亦揣知微旨未敢輕言承 顧命而有請亦老臣委曲之苦心也 太后河間王女以父死東昌之戰故終不釋然假使 仁孝皇后聞國政于 仁宗之世其奉行父兄之夙志應不待大臣之辭畢矣惜夫

天順元年冬十月 詔釋建庶人出居鳳陽

十月二十六日 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躬膺 天

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親也哉念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拘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以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親之意故諭李賢曰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

訖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 天地鬼神
竇臨之 高皇帝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
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
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遣中官于
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日可送去 勅
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
婚姻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人遣太
監牛玉入禁諭意庶人驚喜不意 聖恩若此
上召賢謂可發 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
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帝王
之度云

弘治六年兵科給事中吳世忠請褒美 建文死難
諸臣下禮部議

先是台州人繆恭伏闕上書請封建庶人後爲王
奉 懿文祀通政使見而大駭曰蠻子作死繫之
兵馬司疏上 上不報亦不之罪至是兵科吳世
忠疏曰昔 太宗靖難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
練子宣鄒瑾魏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

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
孺諸人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
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
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乞 陛下褒美諸臣九廟聞
之豈獨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陳建曰按弘治時禮部主事蘇人楊循吉嘗請追
謚 建文帝以 恭仁康定景皇帝及元順帝爲
比謂元之季主知天命歸我 太祖避位而去其
沒也得謚爲元順帝而况 建文君又非勝國可

擬者乎以親親言之固當視 景帝以避位言之
尤當視順帝則告于 高廟而追謚之豈可已哉
建按 成祖登極初謂 建文自焚嘗葬以天子
之禮無貶黜之文天順初 英廟又憫 建文子
庶人之無辜釋其囚而聽其婚娶出入自便在今
日推 祖宗之心加以謚號使得比諸 景皇帝
固無不可也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楊傑疏請褒 建文死事諸臣
事下禮部夏言阻止之

俱請褒死事諸臣 上覽之下其事于禮部部議未決上問夏言言對曰諸臣皆誤君敗國在 先朝已正顯戮豈可復褒新進小臣從草野來聞人傳說諸罪臣之死甚烈故輒爲稱說耳 上然其議遂止不行

隆慶

六年

詔崇祀死難諸臣卹其後裔

是年

穆宗崩

神宗御極詔內一欵革除間被

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

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後裔倘有存者厚加恤錄

草莽史臣曰夏言謂諸臣誤君敗國固未必盡非然第可責齊黃二子而不可責之陳迪黃觀鐵鉉姚善周是修之輩 神宗恩詔一概表揚不如就其中稍分等第大者贈謚專祠次者附祀鄉賢乃

帝王勵世之大權也往見諸忠臣祠記有云諸臣
旣蒙恩褒祀而建文廟食無聞不惟于人心未
愜卽諸臣而陟降于斯也得無愴然心痛而不欲
食乎以此言之立廟追崇如景皇故事真萬萬
不可緩矣

萬歷二十三年給事中楊天民疏請復建文年號
從之

神宗踐阼卽有詔褒表忠魂十二年御史屠叔
方奏爲胡閻鄒瑾等外親遣戍者當放還鄉上

可其奏至是天民題爲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
乞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光信史事奉

聖旨建文事跡著附太祖高皇帝實錄之
末仍書其年號自是纂國朝諸史者始書建文屠
叔方作建文朝野彙編

崇禎四年工部郎中李若愚請復建文帝廟謚
是年四月李若愚因禱雨奏疏請復建文廟謚
錄死節諸臣上命禮臣集議明年六月禮部主
事周鏞復以爲請奉聖旨奏內事情向有屢

旨還著該部酌議具奏然終未及行十七年三月
京師陷其年五月 弘光帝以福王監國恭謁
孝陵禮畢問 懿文太子園陵所在瞻佇久之以
此知廟謚實錄皆有所待云
趙士冕曰甲申歲禮部尙書顧錫疇奉 旨修
建文實錄上尊號曰惠宗讓皇帝于是人心歡悅
而三百年來憤鬱之氣吐矣

張跋

嘉慶乙亥任東萊學博東萊文藪也訪前輩著述得
趙伯濬先生建文年譜鈔本所惜行間字裏淮雨別
風澀舌棘目弗能卒讀覓善本讎校不可得緣是譜
未梓行也間從別書勘對兼質友人細心安正不下
百數十餘字猶有疑竇無從考詢者闕之而罔敢妄
易藏篋衍三十餘年擬鑄未果三水 唐隣江先生
聞是譜於高密單秋農兄并致秋農轉索藁本冀永
其傳 僕素耳隣江激昂有爲豪而準於義卽是舉益

建文年譜
覘其生平矣先輩有言凡能拾人遺文殘藁而表彰
之者其功德與哺棄兒等於是爲是譜幸且爲子幸
幸子之藏之三十年竟能藉償其願也禱昧無文聊
述其顛末云爾咸豐四年甲寅四月青社張調識

尹跋

東萊趙伯濬先生富於撰述唯建文年譜稿本藏於
家迨後并原稿亦失所傳鈔者寥寥未購畫船先

生任萊郡學博獲觀鈔本珍如異寶凡舛錯顛倒者
悉從更正秘諸枕中三十餘年以力不逮未及鏤也
需次關中於道光己酉適有某借是譜刻入叢書凡
得自何人傳自何地並著書者爲何人似均應序入
乃於著書之外他未之及不幾垂於體裁乎然以是
譜不第人未見亦多未聞故書旣出莫不爭先睹爲

建文年譜
快而居奇者遽重其價不輕售構之實難考稽者不
無遺憾焉今三水 隣江先生擬刻之以廣其傳甚
盛事也倩 單秋農先生索予序因不揣固陋爲述
其崖畧於末云咸豐四年四月東武尹輝宗跋

唐跋

間嘗流覽明史慨建文遜國後晦迹於江湖者四十
餘年唯程翰林濟捍衛周旋一人之力居多翰林爲
吾關中朝邑人素精遁甲術凡建文緇黃易服滇黔
避地皆翰林預爲占筮鬼神來告蓋其操心危慮患
深矣而尤難能者身雖流離瑣尾其君臣名分凜如
位列朝班夙夜匪懈歷久而不渝也明夷利艱貞箕
子而下唯翰林能以之千古來曾有幾人哉聞翰林
從亡時著有致身錄惜不多傳今 單秋農先生言

東萊趙伯潛著有建文年譜筆墨精嚴純昉史裁陝
中需次明府 畫船先生行篋存有鈔本鴻聞之不
勝忭喜遂倩秋農索原藁校閱旋付棗梨是亦見聞
之一助并爲藝林增一快事也咸豐四年甲寅四月
三水唐鴻序跋

